

关于爱的碎片或念想

□陈 涛

奶奶今年90岁,不说话已经很久了。

坐在她身边时,她依旧会凝视着我,再无当初如无助孩童般的号咷与抽泣。静静侧卧的她,仿佛置身沉默的怀抱。我看向她,内心沉静,仿佛回望一段段过往,一束束光亮。将她毫无知觉的手放在手心里,揉摸着,帮她把几缕散垂的头发整理到耳后,虽明知徒劳却反反复复地试图将她额头的深深皱纹一一抚平。可不多一会,她就会闭上眼睛,然后,泪水流出来。而我,则会默默地用纸巾帮她擦拭干净。

春节在家的10多天,除去睡觉,待得最多的地方是厨房。上午10点半到12点,下午4点半到6点的固定时间,我都会一个人在里面,慢慢地洗菜、择菜、烧菜。从前,我总把土豆丝切成粗粗的条,而这次,我能把它们一刀一刀地变成纤细喜人的模样。现在想来,厨房之于我,颇似禅房,它能让我在浓郁烟火气息中学会沉静与自在,并一点点弄清那些被无心漠视、被故意冷落、被渐渐忘却的生活中的情境与枝节。

不止一次思索故乡的意义是什么,离家多年,小镇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。有些街道不再熟悉,有些风俗已然忘记,有些邻家长辈也一一逝去。有天,我站在曾经厮守过两年半时间的中学教室里,寒风从没有窗框的窗口吹进来,墙上的纸呼啦作响,乱七八糟的文字与图案涂满前后两块黑板,此时门外匆匆走过一个满脸沧桑的中年男人,待他走远,我才蓦地想起,他就是当年我们的那个俊朗儒雅的政治老师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最终消失在转弯处,我意识到,可能故乡于我,只是一种怀念,对过去岁月的怀念,我与它一起,已经深

与鲁院书

□贺 颖

11月以后,街上穿棉服的人越来越多了,事实上北京确已进入了冬天,而作为出生成长于北京更北的人,这样的气候和温度于自己而言,似乎仅只是秋天,至多算是深秋。自己单薄的衬衣和外套,让自己舒适着亦为自己的惭愧,每次被同学和朋友一次次夸张着问及冷不冷,都不晓得该如何作答,仿佛那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。我真的不冷,并更多时候还会觉得热,有时自己也心生狐疑,不为其他,全为这因季节而生出的奇幻错感。

9月的北方,气温随着一场又一场秋雨,进入了不管不顾的秋天,早晚间以至必要以厚外套加身了。离家时自己也已全副秋装,可一路进北京城,让最惧热度的自己忽而惶然不已,北京的9月,于自己几乎就是盛夏,并是全然陌生的一种夏天。9月里,依旧二七八度的气温,绵密紧致的热度,弥散出一种区别于北方夏季的独有属性,园中花开得正紧,草木磅礴,昼夜间皆可闻得见花树草木被气温逼出体外的醇厚之香,这气味时时令自己沉迷、错愕亦恍惚。这个9月,季节上的倒错,温度上的熟悉,令自己惊异地发现,自己第一次完成了时间意义上的逆行或穿越,从一个正在历经的秋天中蓦然转身,再次迈进了夏天。

这感觉如此美,或者说,在北京,在鲁院的园中,自己第一次完成了一种梦幻般的生长。

刚刚过去的生日,似尚存奶油与酒香的余韵,在雪中出生长大,早已习惯了雪所赋予自己的简单的白,单纯的寒凉。所谓生日,便也成了每年令自己格外留心的一次关于雪的刹那。今年的生日没有雪,也没有冷,甚至是暖和的。站在窗前,能看见整个园子的全景。11月了,园子里百花虽落而百树正荣,所有大地上的颜色皆不缺失,红橙黄绿蓝靛紫,包括黑与白,无论在阳光下,抑或于偶尔的雾霾间,皆繁盛得如一幅幅饱满浓彩的画作,引得深谙北方冬天的自己一次次惊诧。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北方,北方特有的风物,早已无形中印染了特定的符号,而似这样的冬天,这样的11月,是全然不曾经历过的感受。

四十几个人,如今我们是一家人了,在同一座神秘的园中回返童年,奇妙而无忧,我们倾听共同的精神之音,承接共同的温情呵护,我们说相似的话,发现同样的感叹。

我们是零星的,散于世间各个角落,多年来我们言说,或默然,或书写,或只沉思。在我们独属的角落里,红尘纷攘,而我们大多孤寂。我们试图寻找同类但多无果,试图走出但总无路径,试图倾诉,却蓦然发现人人似都已佩戴了高分贝的耳机,人与人的交流已然恍如隔世。多年来自己也早已学会了不奢望,不心存幻念,只将自己交予星空与大地,交予典籍中那些伟大的心灵,幸好有此,自己仓促无力的内心,得以于日出日落间,从容打量时间与世间,观览宇宙的律动、内在的渺远、窘迫或自在。在这样一刻到来之前,我们大多数人,似乎并不特别地知晓这一刻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,或于此间的我们,以及未来复归角落的那些零星的我们意味着什么。

这正在经历着的每个分秒,教室、饭堂、园中,迎面、擦肩、微笑,如此素常亦贵重。我们时而唏嘘,当我们在此尘土飞扬的来路上,不早不晚不偏不倚地在此相遇,到底要积蓄多少不偏不倚的奔赴。几十颗心,几十双眼睛,忽而有了孩子般的惊喜、羞怯与叹息。这样短暂的时间,这样密集地相处,我们忽然发现,你们,原就是我找了多年的你们。苏格拉高地上,老彭斯这样说:要是你在麦田里遇见了我,请微笑,请对视,请将心灵珍藏在生活的措辞里。要是你们,我亲爱的师长和同学,在园中遇见我,也请你们记下我。

长街宴是哈尼族一年一度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十月年的一项内容。按哈尼族的历法习惯,农历十月为一岁之首,节日一般以农历十月第一轮属龙的日子开始,持续过四五天,家家户户杀猪宰鸡,舂糯米粑粑,庆祝大年十月年。节日的最后一天,以寨子为单位,集体摆宴。每家每户摆一张桌子,从村尾竹棚下的秋千房开始,一张接一张地沿路摆下去,摆出长长的头尾难以相见的长龙席。桌子很特别,是用竹子编成的蔑桌,轻巧、美观、方便。每家都要把家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,摆上满满一桌菜。因地区 and 支系等的原因,听说也有把长街宴摆在祭寨神节期间的。

山寨里的长街宴摆好后,从山寨走出去求学的、打工的、参加工作的以及单身汉们,都要从秋千房里的龙头首席处开始敬酒、敬烟、敬茶水,一桌桌一直敬下去,向长者祈讨祝福、吉祥的话语,直到敬完才能坐下来吃饭。这样的长街宴,确实让寨子里的哈尼人有了凝聚力、向心力。

2004年,这种村寨的民间宴席第一次摆到了县城的街道上,把一“村”之为变成了一“县”之为,而且规模越摆越大,邀请的四方宾朋也越来越多,别说全国各地,连国外的宾客也陆续连续慕名而至。我们赶到小时,大街小巷张灯结彩,满大街的哈尼族各支系以及其他少数民族,无论男女老幼都穿着节日的盛装,多姿多彩,让人眼花缭乱。

这次的长街宴是从县城西头的双拥广场摆开的,按由西向东的方向,沿着街边一直向上摆出去。我已迫不及待,早早地来到街上溜达。街道上整洁干净,无一辆车通行。哈尼阿妈把自家的蔑桌早搬到街边放置好了。走着走着,常常有让我眼睛一亮的哈尼姑娘或其他少数民族姑娘,有说有笑地从我身边擦肩而过。我举着摄像机东照照西拍摄,忙得有些顾头难顾尾。

下午4:30,长街宴在大家翘首期盼的目光中,终于开宴了。2611桌宴席,足足摆了3公里长,桌桌丰盛、营养,菜品独具特色。我踮起脚放眼一望,啊!长街宴弯弯

深嵌在每一张发黄的照片里,如今宽阔的街道、新式的建筑,以及一张张年轻陌生的面孔,与我没有那么深切的联系了。故乡,是我在夏日夜空下,在院子里听风过后,树叶发出的簌簌声响时,那么美妙的感受。也是我坐在台阶上,对身边的小黑狗讲话,指着漫天星辰对它说哪一颗最亮,哪一颗最近,哪一颗是我,哪一颗是它,以及哪一颗上面有我最爱的人。

这些年,内心经历了许多,一些成长,一些转型,一些伤害,一些关于好与坏、黑与白、常与变的更多义的理解。曾有一段黑暗的旅程,令我在内心的纠结与抗争中张皇无措,眼见自己被挤压成一个干硬、扭曲的核。孤独、封闭,远离亲近的人。想来也奇怪,明知生命中谁更重要,却偏偏那么容易忽略掉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如今回头看,发现我们被太多东西所束缚,时常活在别人为我们营造的幻梦中,从而离一个踏实、诚恳、本真的自己越来越远。范仲淹在《剔银灯》中说:“人世都无百岁,少痴,老成悴,只有中间,些子少年,忍把浮名牵系?”的确,人生在世,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多。所以,我才会对自己越来越苛刻,对外在的世界,反而变得宽容,努力在对虚寒、自负与自以为是的躲闪中永怀一份天真。

一路走来,会遇到不少人,若有缘,则同行一段,有些,甚至会陪伴许久。但更多的人会突然从生命中消失,悄无声息地走掉了,带着彼此残留的一份爱。世上或许再无一份爱,能比亲人之间的爱更坚固浓烈了吧。父母与子女,有血缘的维系;丈夫与妻子,有婚姻的维系,而那些没有天然或契约保障下产生出的炽热的爱,又该如何去维系?我们常说顺其自然,是否多有一份无奈在其中?

世间的万般情感,如果它足够纯粹、明净、温暖,都值得欣赏与理解。我慢慢懂得,爱其实是一种能力。对个体而言,爱要经历三个阶段,起初是矜持下的蠢动,羞涩中的狂热,会大哭大笑大吵大闹,却又不谙其内蕴,似乎仅仅凭借一颗努力给予美好的心就能征服他人与世界。接着是在逐渐扩展爱的边界中不断休恬,明了一些从未懂得的道理,学会如何在感情依旧丰沛的时期更好地去爱他人,我想,这是最令人愉悦的阶段吧。等到了最后,已经见到了太多的人,付出了许多的爱,明晰了爱的真谛,姑且不论是对还是错,还有了强大的爱别人的能力,只可惜再也没有那么多美好的感情,同时懂得了如何远离爱所带来的陷阱与旋涡。这份充满爱的心,像极了时光流逝中的一朵紫藤花,从起初的鲜嫩到最终的枯索。在爱的能力之中,有三种很重要,那就是疼、体恤与倾诉。爱,让人心疼,不管是爱着还是失去。爱的反义词不是恨,而是不爱了,而是从此两者再无关联,对方再也不会令自己的心有一丁点的疼。因为疼,所以努力去体恤他人的心,因为足够体恤,所以一点点的爱就可以使得繁星璀璨、繁花绽开。如果两者彼此体恤,就不会因为不能有效倾诉而隔膜,当然,彼此充满安全感的倾诉同样可以加深彼此的体谅。

关于爱,我慢慢懂得了一些,却始终不懂经过强大理性参与下选择的爱,与勇往直前、义无反顾之下选择的爱,哪种更像是爱本应有的样子?将爱具体到家人之爱,哪种更像是亲情?将爱具体到男女之爱,哪种更像是爱情?将爱具体到朋友之爱,哪种更像是友情?还是这根本就没有答案,所以我们经常会说“一般吧,还行吧,还可以,马马虎虎,挺好的。”诸如此类的话语。

当我长久地坐在奶奶身边,凝视着她,陪伴着她的时候;当我在厨房花费很久的时间用刀切土豆丝的时候;当我多次在不同的时间观看一朵花的时候,都会有一种爱缓缓地沁出。爱与慢是在一起的。慢让爱从容优雅,让爱浓烈醇厚,让爱得以维系至远方。多年前,我喜爱飞翔,“飞翔,飞翔,无所谓方向”,这是多么酣畅淋漓,洒脱奔放,可今日,我更愿意将自己归于大地,植根泥土。

任何一个人的消失,于这个世界都毫发无损,但对于我,却好像是一种摧毁。2009年3月9日,是他诀别人世的日子,距今已经5年时间了。我先后回家六七次,每一次都要路过他埋身的那座山冈。而我只是看看,内心剧痛,但从没有再到他跟前。不是我不愿意,而是没有勇气。一个生者面对亡者,一个儿子面对父亲的坟茔,我想惟有痛哭,且是极大声的那种。除此之外,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表达内心的不安和沮丧、悲哀与绝望。

去年清明节前一天,我做了一个梦。梦见父亲躺在曾祖母住过的老房子里,在屋子中央,身后好像是一张门板。我看护他。叮嘱自己不要睡去,不然的话,父亲就会死去。可我还是睡着了,醒来一看,父亲果真去世了。我放声大哭,把自己惊醒了。我把这个梦说给妻子,妻子说,买些香烛到文殊院外面烧吧。

每当此时,文殊院外面就成了香烛之地,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,在红墙外面点燃香烛,火光影影绰绰,亡灵的味道弥天而起。每次路过,都觉得这种祭奠方式貌似庄严却徒有形式。当我想起自己的父亲,又想到自己身在异乡的那种地理上的不便,也慢慢理解了那些在文殊院甚至大街上焚烧香烛祭奠先人的人。我想到,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确切的来处,而城市和异乡将每一个人的来处阻塞甚至割除了。那些只能在内心怀念和牢记自己先人和血缘深处的祖宗的人,都是无根的。

他们采取这种方式祭奠,一方面确认自己的存在,也为追溯生命的源流;另一方面,以祭奠的方式寻求心灵和精神上的安慰,当然还有祈求和期望。人一方面对自己的来处表示敬意,又希求送他们来到这个世上的人精神永存,灵魂常在。

我何尝不是这样的呢?

父亲去世以后,我一直有一种幻觉:这个人是不是还在?如果不在,他又去了什么地方?如果人死真的如灯灭的话,后人为什么总是怀念和祭奠他们?就我个人来说,这些年来,有很多时候,我总觉得有一个人就站在我身边,或者坐在某个地方,沙发、凳子或者床头,音容宛如生时。还有很多时候,我在街上走着走着,就觉得对面或者后面有一个人在看我,那眼神和表情,我确信那就是父亲。可当我看他,他就倏然不见了。2011年到2012年6月底,我一个人在成都,好多白天和晚上,一个人独坐或在电脑前敲字、躺床上看书的时候,忽然觉得有个人,在沙发上坐着看我。我打开灯,沙发等处空空如也。还有几次,我总觉得有人在阳台上坐着抽烟,看楼下的街道。我下意识地起身走过去。那一时刻,我忽然想和他说说话。可我去到阳台,那里只有阴霾或日光。

5年了,我确信父亲并没有走远。

这肯定是真的。他一直在我身边,尽管他没有来过成都,他甚至一辈子到过最远的城市是邢台市。可我相信,人的灵魂无所不及。他去世时,我还没有调到成都,甚至,我都没有告诉他……我想,父亲肯定知道。即使他肉身不在了,他的灵魂一定还在跟随着我,因为,他临死前,因为我和妻子没有赶到,他左眼一直没闭,黑黑地看着门口。

那一时刻,他一定很遗憾,一息尚存之时,没见到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媳。他病重时候,我妻子、他的大儿媳媳妇伺候他3个多月,给他打针、输液、包饺子,炒花生并掰碎给他吃,还给他说一些轻松的事儿,让他忘掉痛,高兴一点。可他最终要走了,我和妻子都没守在他身边。他肯定觉得,这两个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呢?让他再看一眼,甚至,让我们再攥住他的手,摸摸他的脸。

可我们没有赶上。

大致因此,父亲就一直跟着我。他在,但不吭声,在我周身,也在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。他在看着他儿子。他生病时候,妻子给他洗脚,剪指甲。他嘴唇干涩,妻子蘸温开水一次次涂在他嘴唇上。我坐在旁边,一直攥着他的手。是的,到他病了,他的手才柔和和绵软下来,他也才彻底闲下来,能够歇歇了,也有人在意他、伺候他了。要是一切都还好,他一定还攥着馒头、镰刀,甚至抱着石头,在村里和附近的乡野劳动。

我愿意他那样,一个人受尽人间的苦,只要他还在。父亲去世第二年的7月,我回到家里,想去祭拜他。母亲说那个时候不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好。离开老家20年了,对那里的一些风俗讲究大都浑然不知了。母亲告诉我,只能清明和农历十月一祭拜才好。我只好作罢。后来几次回家也是这样。

从内心说,我也不愿意去他的坟上。我总觉得,去到那里,痛哭是必然的,抓土刨地也是必然的,可这些说到底还是形式。当一个人满世界再也找不见,只有一小块土地属于他,后来者的悲伤即使裂地破天,也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形式。

2010年清明节前,妻子说她又梦见了父亲。他背着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部队配发的黄挎包,笑咪咪地走到家里的院子里。妻子很高兴,说做饭吃。父亲说,他要去山西,还有一群人等着他一起去呢。说完,笑了一下,然后一个闪身,就走到了对面的山路上。妻子还有一次梦见父亲,问他有钱花没?父亲说,有,上次给的还没花完。说着,还拍了拍自己的上衣口袋。

尽管一个人去了,可他留在另一些人内心和灵魂的那些东西,如气味、神情、声音等都会长时间缭绕不散,还是肉身的痕迹和影响在起作用。2014年,父亲忌日之前,我又为他写了一篇文章,写他少年时候的事情。虽然只是从爷爷、奶奶、母亲和其他村人那里听来的一些片段。

一年一个清明节,就是要人放开悲伤,怀念亲人;用一种思想和,在虚无中追溯自身的源流和出处。前一段时间,我蓦然发现,我儿子的很多地方像他爷爷。我觉得蹊跷甚至神异。母亲说,我小时候也很像父亲,只是后来,才没了父亲年少时候的那种俊美。现在,儿子又像我们,这该是一种家族形象。有一次,我还幼稚地想,假如真有轮回,父亲转世为自己的孙子,让他儿子好好照顾他,爱他,该是世上最安心与幸福的事情吧。

只是,父亲永远是走在儿女前面的人,母亲也是。引领我们的来处,又指明我们的去处。我很想对父亲说,不是我不愿意回去给他上坟,而是我没有那份勇气,尽管已经5年了,可我觉得父亲还在。乍然面对一座坟茔,再想到在下面的那个人……人世向来蓬勃连续,但也年年荒草,风吹黄土。我时常觉得,时间、生命和我的父亲,还有爷爷奶奶、大姨、两个舅舅等先后辞世的亲人,乃至因天大灾难、疾病和祸事而辞世的人,他们依旧栩栩如生,并且在我的内心和灵魂当中,垒起了一座高高的坟茔。

内心的高冈

□杨献平



哈尼长街宴



曲曲,恰似一条蜿蜒的巨龙,盘旋在绿春这座清新美丽的小城,令前来参加宴席的人,一个个兴趣盎然,无不为之心动。

宴席上,都是些当地的民族特产,有从梯田里抓的泥鳅、鲢鱼,山寨里用天然饲料喂养的猪、鸡、鸭肉,腊香味儿很浓的香肠和腊肉,纯正的绿色鸡蛋鸭蛋,蔬菜有无污染的竹笋,更多的是叫不上名的各种野菜,有凉拌的、煮汤的、熬粥的,做法不同,各有一番滋味。

哈尼长街宴

□阿 黛

长街宴上的豆腐肉丸子,看上去其貌不扬,轻轻夹一个放进嘴里,咬一口,豆腐的醇香味儿竟与童年的记忆不谋而合。那尘封已久的儿时滋味儿,是当年母亲留给我的。如今在世界最长的宴席上,还能品尝到这般滋味儿,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哈尼阿妈带给我的这份惊喜与感动。

还有一道美容减肥菜——魔芋,也是哈尼阿妈精心制作的,据说制作工序很烦琐,以前一般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婚嫁喜事上,才能吃上这道菜,现在已成为市场上很受欢迎的民族特色食品。长街宴的每一张蔑桌上,都摆着这道菜品。

所有菜品中最吸引眼球的,是那盘油炸蚂蚱和油炸竹虫。当我第一眼看到这盘菜,不觉毛骨悚然。在热情的哈尼主人一再劝说下,我试着夹起一只下了油锅的蚂蚱,翻来覆去地看了看,翅膀和长长的腿腿都还在,有些害怕,